


当代反腐小说

# 官场末路

陆天明◎著

远方出版社



这是一部当代社会的“警世恒言”  
开启你的心智

# 官场末路

陆天明 著

远方出版社

## 第一章

俗话说“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”。公元1995年元旦刚刚过去，这座北方工业重镇W市（副省级），气温骤降，瑞雪纷飞。按照农历计算，恰好是十二月初七、初八。民谚说：“腊七、腊八冻死鸡鸭。”在本市铁东区，也是这座工业重镇90%大中型国营企业集中的地方，在寒风瑟瑟、冰彻肌肤的马路上，红绿灯下，几千名机床厂的工人们，席地而坐，默默无语，眼睛里黯淡无光，两手紧紧地收拢油渍麻花的前襟，抱成一团，以御奇寒。道路被堵塞了，水泄不通，东西南北的交通停顿下来，车辆绕道而行。

这些静坐在马路上的工人们，只是为了连续几个月没有开资的薪水。他们在等米下锅呀。工厂濒于破产边缘，银行拒绝为负债累累的工厂贷款发工资。

静坐工人，一者为了开工资，二者要求厂里返还集资款。原来厂子里与一家开发公司合股搞房地产，发动职工集资，年息20%，谁不乐意呀，一下子就集了一千多万元，可是只见到了头一年的利息，第二年利息就没有了，本金听说也还不上。工人们上法院把那家开发公司告了。告了也没有用，开发公司董事长门子硬，法院几个院长都是他干爹，没法打赢官司。这事拖了半年多了，工人们上访上告，无济于事。（经过十几年的实践，积累了经验，中央于1997年做出了决策，国营大中型企业用三年多一点时间脱贫解困。彻底解决国营大中型企业问题的决战终于

打响了，这是后话，暂且不表。）眼下工人们正在寒风之中，焦急地等待着市委、市政府解决问题。

W市产业工人静坐的消息，一些西方通讯社都陆续报导了。西方国家的新闻媒体是有闻必报。有的比较客观、实事求是，只报导一些现象，不做任何主观上的分析、臆测。而有的就掺杂进记者的一些观点、看法。个别的出于不同政治需求，大肆渲染，极尽歪曲、诽谤、中伤之能事，以达到新闻的恶性炒作、蛊惑人心、煽动不满情绪的目的。一句话，就是惟恐天下不乱。有鉴于此，市委批示不让媒体，特别是境外媒体采访、摄影。得到指示的公安干警、武警官兵在现场维持秩序，对于前来采访的一律挡驾。特别是抢拍、抓拍现场镜头的，更是不允许。还真有不听邪，拿鸡蛋往石头上碰的。那不，从人群西边就挤进来一位女记者。这位女记者个头稍高，不胖不瘦，大眼睛、瓜子脸、高鼻梁、细眉毛，梳着当今中学女生的超短发。上身穿一件娇黄的羽绒短装，下身穿紧身的牛仔裤，脚踏一双耐克运动鞋，尽管人冻得抖抖的，粉脸红扑扑的，嗤嗤哈哈地吞吐着北国的寒气，仍然掩不住她那充沛、过人的青春活力。是那一类“满园春色关不住”的角色。如果将她形容成一枝早春的腊梅，那只是静态的描摹，而她是动态的，从外到里，从里到外都在喷发着一股热力，一股生命的原动力。因此愈发显得生机勃勃、活力四溢、美艳逼人。她的一双小手带着薄薄的、猩红色的羊皮手套，脖子上吊着一架带着长镜头的照像机，觑个空档，一会儿很麻利地“咔嚓”一声抢拍一张静坐人群的全景，一会儿又“咔嚓”一声抓拍一个人物特写镜头。她身手敏捷，动作利落，在人们还没有回过神的空当，她已经收获颇丰。她正在喜上眉梢，洋洋自得之际，却被人群中维持秩序的老工人发现了。

工人们虽然静坐，但秩序一直井然有序，谁如果打算在这里调个皮、捣个乱，搞点什么勾当，那比登天还难。这扎堆的人们毕竟训练有素，觉悟和警觉都具备产业工人的本质特征。维持秩序的老工人终于弄明白这位煞楞的女士在忙活些啥玩艺了，她敢情在偷拍静坐的照片。于是不客气地伸出大蒲扇似的巴掌，不由分说地挡住了她的长镜头，并发出了不亚于当年张飞在长坂坡那一声断喝：“你是干什么的？哪单位的？”女记者着实被吓了一跳。虽然没有像当年的曹操身边的偏将夏侯杰被吓破了胆，呕吐出绿黄的胆汁，却也被吓得一激灵，粉面涨红成猪肝色，手足无措，惊呆了。好一会儿，她才缓过神来，上下牙直打着牙拔鼓，嗫嚅地赔着小心地说：“我，我，我拍几张照片，觉得挺好玩的……”

“去，去，去，这有什么好玩的，纯粹是吃饱撑的，饱汉不知饿汉饥，还拿我们穷哥们开涮是咋的，赶紧走，再不走，备不住把你镜头砸了！”女记者吐了吐舌头，耸耸肩，娇声道：“我好怕哟！”装作害怕的样子，赶忙往人堆外边溜。她正在庆幸这位工人老大哥没有发现自己是台湾的记者，不知道摄影的真正目的是要将这里静坐的情景传往世界各地。如果这位大哥知道了真相，还不将我揍扁了，那双蒲扇大手，简直能把我骨头都捏碎。

有一位老教授，精于“骨相学”，老爹曾经请他给她捏过骨相，他从头顶开始，每块骨头，他都仔仔细细地从上到下逐个捏个遍。最后他慢条斯理地说，这女孩子的骨相是富贵相，一生不缺钱财，事业有成，但在感情方面却需要有一番磨砺和曲折，至于能不能经得起艰辛的磨难，度过沟沟坎坎，就要看这孩子的后天悟性与造化了。但是，有一点，这骨头不经碰。感情相投契的人碰一碰不打紧，反而能使骨坚力弥，造化方圆。如若生人碰

了，将要大难降临，永世难逃厄运。因为有这一说，所以家人对她十分呵护，百般宠爱，任何人不得碰她一根指头，就像玻璃人似的，生怕破了她的骨相。

所以趁这位工人大叔醒过神、大巴掌伸过来之前，赶紧开溜。然而她没有能轻易溜走。一位胖嘟嘟的警察，一把薙住了女记者的胳膊。手像钳子似的，任凭女记者使尽了吃奶的劲头，也挣不脱。胖警察拿眼睛瞄了瞄女记者，威严地、不容置辩地说：“把胶卷交出来吧！”女记者使劲护住照像机，眼睛里流露出乞求的目光，轻声慢语地请求道：“警察大哥哥，不，警察同志，请你宽宽手。”胖警察见她可怜兮兮的小模样，顿生不忍之意，不由自主地撒开手。这时又走过来一个精瘦的年轻警察，不由分说将女记者的照像机抢过来，扯得女记者脖子生疼，三下五除二地将照像机里的胶卷卸出来，全部曝光，废了。

女记者急得直跺脚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悠。她从来没有受过如此粗鲁的对待，从小到大都是人们疼爱的千金小姐，谁舍得碰她一根毫毛。长大了，从事这记者生涯，为的就是自由自在，无拘无束，偏偏在这里受到粗暴的对待，况且脖子吃了这么大的苦头，她再也容忍不住，伸出带着手套的小拳头，照着瘦警察的面门就“电炮”过去。精瘦警察尽管手在抢像机、卸胶卷，眼睛却在防备她这个“电炮”，虽然粉拳不重，却也惹恼了他。他不由得火从胆边生，怒从心头起，回手一搪，不轻不重很内行地击在女记者的软肋上。只听“哎哟”一声女记者便像风吹柳一般，晃悠悠倒下去。幸亏胖警察手疾眼快，搪了瘦警察一下，一把扶住了女记者。由于这里拉拉扯扯，有些好事的人们，不由地围了上来。胖警察一手扶着女记者，腾出另一只手，赶紧通过报话机向现场指挥报告这里的情况。停靠在附近的一辆警车迅速到达现

场，从上面走出一位高级警官，马上命令将女记者送往医院。

随后将胖警察与瘦警察叫到一边僻静的地方，仔细询问了事件发生的经过，并掏出本子详细记录。他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，凭他的职业嗅觉，判断这个事件非同小可，有可能捅个娄子。至于这个娄子的大小，现在还不好说。他觉得事关重大，事不宜迟，马上赶到市公安局指挥中心，向主管领导报告事件经过，请求指示。

市局牛局长认识到这是个“重要事件”，将事件来龙去脉弄清楚之后，旋即报告给主管公检法工作的副市长高大亮。

高副师长指示如下：一、对还手打女记者的警察严肃处理。目前调离现场，然后，根据事态发展，女记者伤势情况，最后采取组织手段。二、由市局主要领导到医院慰问女记者。

高副市长委托秘书以他的名义送来一个特大号的花篮。金百合、康乃馨、鹤望兰、郁金香都绽放着灿烂，散发着清香，病房里充满了温馨。高副市长的秘书宛韬高大英俊，文质彬彬之中透露着一股虎虎生气。他很亲切而又自然地为她掖掖被角。她眼睛一亮似乎暂时忘却了伤痛，给宛秘书送去一个顾盼的眼波。宛秘书哪里会觉察不到呢。但宛秘书佯装没有注意到，十分亲切地询问起她的伤势。台湾女记者见宛秘书对自己深情的一瞥无动于衷，深感失望，似乎自尊心也受到了挑战。像自己这样靓丽的年轻女性，走在大街上百分之二百的回头率，却栽在你这毛头小伙子手里。她有些被激怒了，又恢复了哼叫。她很不客气地大声嚷道：“让你们的市长来，我要见你们的市长——疼死我啦……”任凭宛秘书百般劝解、千般安慰，她就是反复强调一句话：“让你们的市长来。”

宛韬没咒念了，后悔自己没有迎合她那多情的一瞥，事情弄

到这个不可开交的地步。他来到走廊给高副市长打个手机。高副市长沉吟了一会儿，让他转告台湾女记者，他稍后就到。台湾女记者得到肯定的回答，呻吟声似乎轻了一点儿。她又送一个秋波给宛秘书。这回他没有躲闪，直接迎上她的目光。她的脸腾地一下子绯红了，宛韬的脸在不知不觉之间也发烫了。“这小伙子也太酷了！”她遇到过无数追求自己的小伙子，没有一个像他这样帅的！她贪婪地又多瞅了他几眼。他再次躲过了她那鹰隼似的目光。她装作生气的样子，故意大声地哼叫起来，以作为向他不理睬自己的报复，她看到宛秘书的狼狈样子，觉得开心极了。

病房的门被打开了，院长陪同高副市长前来看望台湾女记者。高副市长走到病床前，亲切而不无歉意地说道：“小姐，让你受惊了！”台湾女记者略为欠欠身子，表示一点礼貌，因为自己本来就是有教养的淑女，况且市长大人真的来看望自己，也多少有点受宠若惊的成份在里头。因为中国大陆的官员实在不好见到，不像在国外，记者就是想约见总统，都是有可能见到的。政体不同。她尤其看到高副市长这男人的模样，深感吃惊——简直帅呆了！如果宛秘书具有年轻人那种鲜美，那种春光，那么他则是十月经霜的苹果，他是中午火辣辣的太阳，他是惊涛拍岸的大西洋海水，他是黄果树大瀑布……她简直在自己的词汇库里找不出更合适、更贴切的词汇来表述，来形容自己生平见过的如此俊朗、如此健美的男人！以至于高副市长跟她说的话，她半句也没有听进去，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高副市长那张国字脸庞。

医院院长说：“伊丽莎小姐，高副市长来看望你来了！”半晌，名叫伊丽莎的台湾女记者才好像从梦境中缓过神来，用极温柔的语调微笑着回答高副市长的问话。高副市长带来一位高级按摩师，是位盲人。高副市长在前几年参加全国律师函授中心学习



法律，认识了这位盲人按摩师。当时他也在全国律师函授中心学习法律。

他学习的法律书与常人不一样，是盲文版的，又厚又大的书本，上面都是不同排列的孔洞。看书的时候，他用一根特制的钢针，在书上摸索那些排列不同的孔洞，就能够念出书中的内容。都说盲人灵巧，聪慧，悟性高，由此可见一斑。这位按摩师自己有挺好的职业，为什么还要学法律呢？高大亮学习法律是为了工作的需要，当领导干部不懂法律怎么能行？一个盲人学法律干什么用？总不能去从事律师职业吧？你看谁请个盲人律师？可他却有自己的看法，盲人怎么不能当律师？全国有几十万，甚至上百万的盲人，他们想打官司、告个状什么的，很困难，一般律师不懂盲文，代理他们打官司也有难处。如果我学好了法律，在业余时间就可以用盲文为他们起草法律文书，成为他们可靠的代言人，代理人。这位盲人按摩师还真坚持下来，法律函授大学毕业，为盲人兄弟姐妹解决不少法律上的难题呢。这位盲人按摩师成了高大亮的同学，也成了高大亮的挚友。

盲人按摩师身残志坚，干什么都有一般韧劲、钻劲，在按摩方面，中西贯通，有一手绝活，当高大亮得知台湾女记者伊丽莎肋骨间软组织挫伤，首先就想到了这位盲人按摩师。按摩师听主任医师介绍了病情，便拿出了按摩布巾，很准确地铺在她的肋间，一双手舒缓有致地动作起来，一会儿捻，一会儿揉，一会儿推，一会儿捏，一会儿擀，一会儿揪，一会儿弹，一会儿捶，一会儿敲，一会儿拍，一会儿按，一会儿挤，一会儿压，一会儿拿，一会儿捋……凡是按摩指法的种种方式，他都得心应手地、恰到好处地连贯衔接，一气呵成。

开始时伊丽莎还有些疼痛，有些不习惯，有些别扭，有些痒

意，按摩一会儿，便觉得滞气下行，淤血化散，经络开窍，疼痛顿减，神思清爽。真是神手回天，手到病除。一场按摩下来，盲人按摩师已经是汗水涔涔，有些微喘了。按摩师叮嘱她好好休息，再按摩两三次便可痊愈出院了。伊丽莎莺声燕语不住地感谢按摩师医治。她又面对高副市长：“谢谢你啦，高市长，请来这么高级的按摩师来为我按摩治疗。”“我们大家在盼望你早日康复呀！”高大亮明亮的眼睛里满是真诚的期许。伊丽莎歇了一会：“高市长打扰你了，你可是个大忙人呀！”“再忙也得前来看望你，咱们毕竟是骨肉同胞，血浓于水嘛！”伊丽莎病痛减轻了，心情也开朗起来，恢复了一位纯情少女天真无邪的常态。因为病房里不能久呆，末了当高副市长告辞的时候，伊丽莎拉着高大亮的手，依依不舍地撒娇道：“高副市长，你别把我扔在这‘来苏儿’堆里不管哟！”“我会再来看你的。”虽然相处时间不长，两人却俨然是一对忘年交了。

农历已经是腊月了。室外奇寒无比，办公室内却是温暖如春。高大亮好不容易腾出一点时间，他冷静地思忖着：为什么派这么个年轻的警察出静坐现场？市里不是一再强调要派素质好，有经验的警察出现场维持秩序？从下边反映上来的情况来看，这个警察刚从警校毕业，是个合同工，根本就不该出现在那么重要的岗位上，是有人故意这么安排的吗？况且了解到这个警察原来在少林寺武校学过武术功夫。一般来讲，武术师傅不教打人的功夫，即使教了打人功夫，也一再要求徒弟不可轻易出手伤人。那么这个警察为什么要违背师傅教诲，出手伤人，而且伤了这么一个柔弱的女孩？——高大亮反复在心里问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他这样做难道是无意的吗？不可能！完全不可能！这个年轻警察面对的不仅是一个弱不经风的女孩，他已经明明知道这不是一般

的女孩，她是台湾的女记者。对待这类问题，他是应该知道这里的纪律约束，这是不能任意而为的。而他，恰恰出手了。

高大亮越想越觉得这里有文章、有玄机、有奥妙。尽管已经采取了组织手段辞退了这个合同工警察。但是他的背后还隐藏了些什么没有？如果在我们的公安队伍里隐藏了不可告人的黑手的话，那将是十分危险的，后果是不堪设想的。于是他找来刑侦大队长。刑侦大队长老查还是十分可靠的。高大亮将自己的思虑和想法明白无误地告诉了查大队长，让他进一步去调查这件事情幕后的线索，一定要调查个水落石出，不留隐患。查大队长衔命而去。

## 第二章

副市长高大亮今年四十三、四岁，墩墩实实的，像半截铁塔似的。到市里任职，才半年工夫。说起这位从工人堆里摸爬滚打出来走上领导岗位的地市一级领导，省里认为是位十分难得的人才。

早年，他是本市一家超大型的国营军工企业的钳工。由于家境贫寒，初中毕业就进厂学徒。他爸爸是名噪一时的劳动模范，多次进京参加“五一”观礼，并受到了老一代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。伟大领袖毛主席还与他亲切地握过手。

六十年代以前，电视还没普及，想看眼伟大领袖毛主席比登天还难。工人们都拼命地干活，做好本职工作，盼望着、幻想着有一天能登上天安门观礼台，亲眼看一看我们党的创始人、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主席，这一辈子就算没白活。

高大亮的爸爸是工人们之中最幸运的一个。他实现了自己日思夜想的夙愿。他没白天黑夜地拼命干活，搞革新、搞发明。他是个立车车工。他发明的模具，一下提高工效三十倍。他一年的工作量，等于干了三十年的工作量，他发明的模具被命名为高氏模具，事绩上了报纸，全国各地的企业领导、工人、工程技术人员都前来取经学习。高大亮的爸爸闻名遐迩，成为工人阶级的佼佼者，杰出代表。

他业余时间也没有什么嗜好，就自觉自愿地组织老工人搞技术革新，琢磨提高生产效率的招法，并且串联了市里许多企业的

能工巧匠，组织成立了技术协作小组，哪个企业有技术难题，技术难关，技术协作小组的成员就到哪里去攻关，而且分文不取，都是自己的业余时间。

有一次一家大型企业锅炉坏了，一时采购不到。这家企业生产的都是重要产品，因国家建设急需，并且还有援外任务，把厂长急得抓耳挠腮。技术协作小组在高大亮爸爸率领下，连轴转三昼夜，硬是把行将报废的超大型锅炉修好了，工厂恢复了生产。国务院特意发来贺电，表彰了技术协作小组。后来国家领导人来到 W 市，肯定了技术协作小组的工作成绩及其作法。一名记者以此为题，写了一篇文章，题目叫《技术协作群星灿烂》登在报上，技术协作小组的名字叫得更响了，高大亮的爸爸名气也更响了。

这不刚刚参加国庆十周年观礼归来，全厂上上下下一万余人，都要与高大亮爸爸握手，分享这无比的幸福与喜悦。他的一双手都被握得肿起来。这还不算，其它厂的工人也一批又一批地前来与他握手。握手就握手呗，每个人都要使上千钧之力，似乎不这样，不能将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无比关怀，无比幸福传感到自己的手上似的。要知道，工人们的那一双手都是握铁拿钢的硬手掌呀，高大亮爸爸那双手就是铜铸的，铁打的，也得磨去一层皮，攥去一块肉呀！但高大亮的爸爸仍然乐此不疲，谁要握手都来者不拒，不但不拒，而且铆足劲与你相握，与你感情交流。他深知这巨大的、无比的、千古的、不可言传的幸福自己不能独享，应该让全市工人阶级，不，全国工人阶级都享受得到。他想自己在旧社会受的苦、遭的罪，若不是毛主席领导咱们无产阶级劳苦大众闹革命，打下社会主义红色江山，我这把骨头不早就喂狼狗了吗？小鬼子时候，当亡国奴，什么罪没遭受过，到了

“国民党”时期，金圆券满天飞，一麻袋的金圆券换不了一口袋高粱米。甭提那时咱们工友的凄惨生活了，吃糠咽菜都吃不上。解放后，我们工人阶级当了主人，当家做主，扬眉吐气了，腰杆子硬梆起来，日子过得红红火火，吃香喝辣的，真是芝麻开花，节节高啊。这不全托共产党，全托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福吗！真是舒心的酒，千杯不醉；万斤的担子呀，挑着不累。高大亮的爸爸本着这样的精神，这样的人生态度，以一当十，泰山压顶腰不弯，奋战在生产第一线上。

然而一场厄运降临到这位只知道埋头干事，不知道抬头看路的老工人身上：在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，全国刮起了“拔白旗”的狂风。高大亮的爸爸莫名其妙地被当成白旗——只专不红的白旗，连根拔掉了。当着全厂一万多人的面，他威风扫地，成了不齿的狗屎。昔日头顶上的种种光环都暗淡无光，乌云罩顶了。工人们也被弄糊涂了，这老高头究竟犯了啥罪过？只知道他是杆白旗，跟党不是一条心，跟伟大领袖毛主席也不是一条心。那手不是白握了吗？人们都跟他划清界线，不再把他当成模范，不再当成楷模，不再当成英雄去崇拜，去敬重，他从光辉的山峰跌进了黑古隆冬的水井里，心里凉透了。特别叫他不能忍受的，过去把他当成宝一样的党组织，现在也视他为敝屣了。他委曲，他愤懑，他怨怨，他绝望，他悲哀……总之压力太大，无法排解，无处诉说。

有一天，在人们都不注意他的间隙，他将早已准备好的一根麻绳拴在车间昏黄的暖气管子上，双腿一蹬，走完了自己既光辉灿烂而又屈辱暗淡的一生。当人们解下来他的时候，发现他的双手始终抱在胸前，死死搂紧，掰也掰不开了。打开他前胸衣服，看见他胸前用针刺成一个“心”形，涂上樟丹。也不知道啥时

候，他自己偷偷扎成的这一颗红彤彤的心。这是他临死了想向党，向毛主席，向工人弟兄，向亲人表明他矢志不渝的信念。

高大亮罩着白色孝服，邋邋遢遢地行进在送葬的队伍里，那年才五岁多一点。这一幕幕没能在他脑海里留下深刻的印象。但是随着岁月的嬗递，世态的炎凉，生活的艰辛，他知道了父亲的过去，知道了父亲的委曲与倔强，知道父亲的光荣与耻辱，知道了母亲的含辛茹苦，在苦水里拉扯着年长他三岁的姐姐与不知世事的自己。因此他从小就不让母亲操心，他过早地知道自己是家中唯一的男子汉，他有男子汉的责任。于是，他在放学回家的路上，总是先到炉灰堆里呆上半个小时，捡拾满满一小袋煤渣，供一家人生火做饭之用。这不但没有影响他学习成绩（实际上他每次考试都是班里头三名），反而使他读懂了“勤勉”二字。

初中毕业，他已经长成十六岁大小伙子，虽然个头因为营养不良没有同龄高，但结实，而且懂事，人见人夸，说老高家出了个乖儿子。学车工个头太矮，不能子承父业。学钳工吧，万能工种。年龄小点但工厂念其父是本厂的人，虽然是白色的典型，而且自绝于人民、自绝于党，但工人们对其罪过都淡忘了，自然也不会殃及他的孩子。不少叔叔伯伯辈的老工人都暗地里关照这个可怜又可爱的孤儿。手把手地将手里的绝活都传授给他。有位师傅甚至把开各种锁的万能钥匙做法都暗授给他。

母亲承担起教子重任。子不教父之过，丈夫过早地辞世，由母亲承担起这份责任。母亲对其极严。经常教诲儿子不能拿公家的一草一木，一根钉子。穷死了不能乱性，针鼻大的孔斗大的风。

他的聪慧，他的灵悟，他的勤勉，他的耐劳，在这种环境里，如鱼得水，很快脱颖而出。还没到三年出徒时间，他就掌握

了全部钳工要领，基本上能达到了高级工水平。甚至连钣金下料，如“天地通”呀，“虾米腰”呀，这些只有六七级工匠才能掌握的本领他都不费力气地掌握了。

人出徒了，业余高中也毕业了。考级考了个七级，但只给定了三级工，月工资 50 余元。他将工资的钱全部给了母亲，一分钱也不错花。“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”。自己怎样才能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呢？母亲不识字，没技术，只有帮人洗涮，打点零工挣点钱，姐姐为了贴补家用，初中毕业就当了纺织工人，得了矽肺，棉花绒进到肺里，肺子硬了，生了第二个孩子的时候，四十岁出头就早早病退了。

高大亮报考了厂职工大学，业余时间学习机械制造专业。他几乎跟老爸一样，业余时间也没有什么爱好，只知道学习，啃书本，作书虫。几年功夫工人们就刮目相看他了，他不但具备其老子钻研的劲头，左一个革新成果又一个革新项目出自他之手。而且比老子更有学问，更有头脑。整出的玩艺，尽往高精尖技术上靠。真是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”啊。

艰辛的磨练，坎坷的摔打，逆境的拼搏，坚韧的进取，完全塑造出一个体魄俊朗，心地纯正，虚怀若谷，思想豁达，视野开阔的一代新人。

当高大亮在 23 岁被提拔车间副主任刚刚不久，车间半成品库着了一场大火。正有一批军工产品，等待装配车间装配成套以待发的时候，这把火后果将直接影响工厂援外的军工产品能不能按期发货的大局。高大亮裹起值班室的棉被冲进火海，摸索着找到了灭火器的开关，将火势控制住，赢得了时间，救火车赶到，及时将火扑灭了。可是高大亮裹的被子都烧焦了，他浑身也烧伤了，一只耳朵都几乎烧掉。在医院一直住了半年。命保住了，可



浑身落下了疤痕，左耳镶了个假耳廓。

在住院期间，多亏他那贤慧的妻子何美珠。高大亮与何美珠、现在同样在 W 市担任副市长的冯卫东都是从小在一个家属院长大的小伙伴。本来这个家属院，都是市政府机关干部住户。冯卫东的老爸是商业局的一个处长，何美珠的老爸也是商业局的普通干部，因为高大亮的老爸当年是劳模，市里奖励他一套住房，也搬到这里来住。高大亮老爸本不想搬来住。但市里考虑很周到，像高大亮老爸这样著名的劳模经常有中央领导来看望，还有外宾来访，住在工人堆里有些寒碜。而且当时高大亮老爸已经是市里技术协作委员会的常务副主任，套一下级别也算是副局级。住在这里当仁不让，其实也只是一间半房子，宽绰不到哪儿，但在当时就不错了。

后来高大亮老爸死了，这家属大院也落伍了，市政府机关又盖了好多新住宅，级别高一点的大部分都不住这里了，所以也没有撵高大亮他们孤儿寡母搬迁。既然住在楼房里为什么要捡拾煤渣，若知道高大亮家烧不起煤气，在楼的后头接个小偏厦，给高大亮住，兼作厨房。盘个小火炕。就靠小时候高大亮捡拾煤渣生火做饭。三个小伙伴在一个大院里玩耍，上学在同一个学校，同一个班级。冯卫东家生活殷实，时不时接济一下高大亮家。何美珠的母亲也挺善良，也常往高家送些吃的用的。

上学时，何美珠每天多带点饭，总说吃不了，剩下拿回家，怕妈妈责骂，请大亮哥哥帮个忙给消灭了。说时小嘴甜甜的、模样怪可怜的，大亮不好推辞，也找不出适当的理由推辞，每次都帮助她打扫战场，而每次都说这是最后一回了。轮到第二天，美珠一求大亮，大亮心一软，又是如法炮制。文化大革命后期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，冯卫东、何美珠都背起了行囊，到最艰苦的偏